

坐火车去旅行

□罗望子



坐井观天

我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坐火车去旅行。

火车不会提前到。换句话说,火车肯定会晚点。我们害怕晚点。晚点让我们焦灼不安,即使最有修养的人,晚点时刻也会茫然地跺着双脚或走来走去,握着拳头喃喃自语劝慰自己。但一次次的塌方、暴雨、泥石流、重重迷雾、节日的大客流,决定了一次次的晚点。晚点不会因为你的情绪波动而中止,或有所降低。要么正点,要么晚点,这既成定律就像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面对定律,最好的办法是云淡风轻,调整好你的姿势:等待。等待也成了火车站台最寻常的风景。

如果在火车与飞机之间,让你选择其一,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毫不犹豫地。飞机多好呵,那么便捷舒适,那么有品质内涵。坐飞机,让很多人的骨头都变轻了,好似进入太空之前的预先失重。但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坐火车。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坐飞机,越来越不喜欢。在此我并非刻意去贬低飞机这一富含高科技的搭载工具。我只是谈谈我的感受。第一次坐飞机的那种激动也还记忆犹新。那是1998年秋,从南京飞昆明,参加《大家》杂志笔会,与格非、张锐锋、李洱、谢有顺、李大卫、李敬泽、叶舟、张者、雷平阳等人游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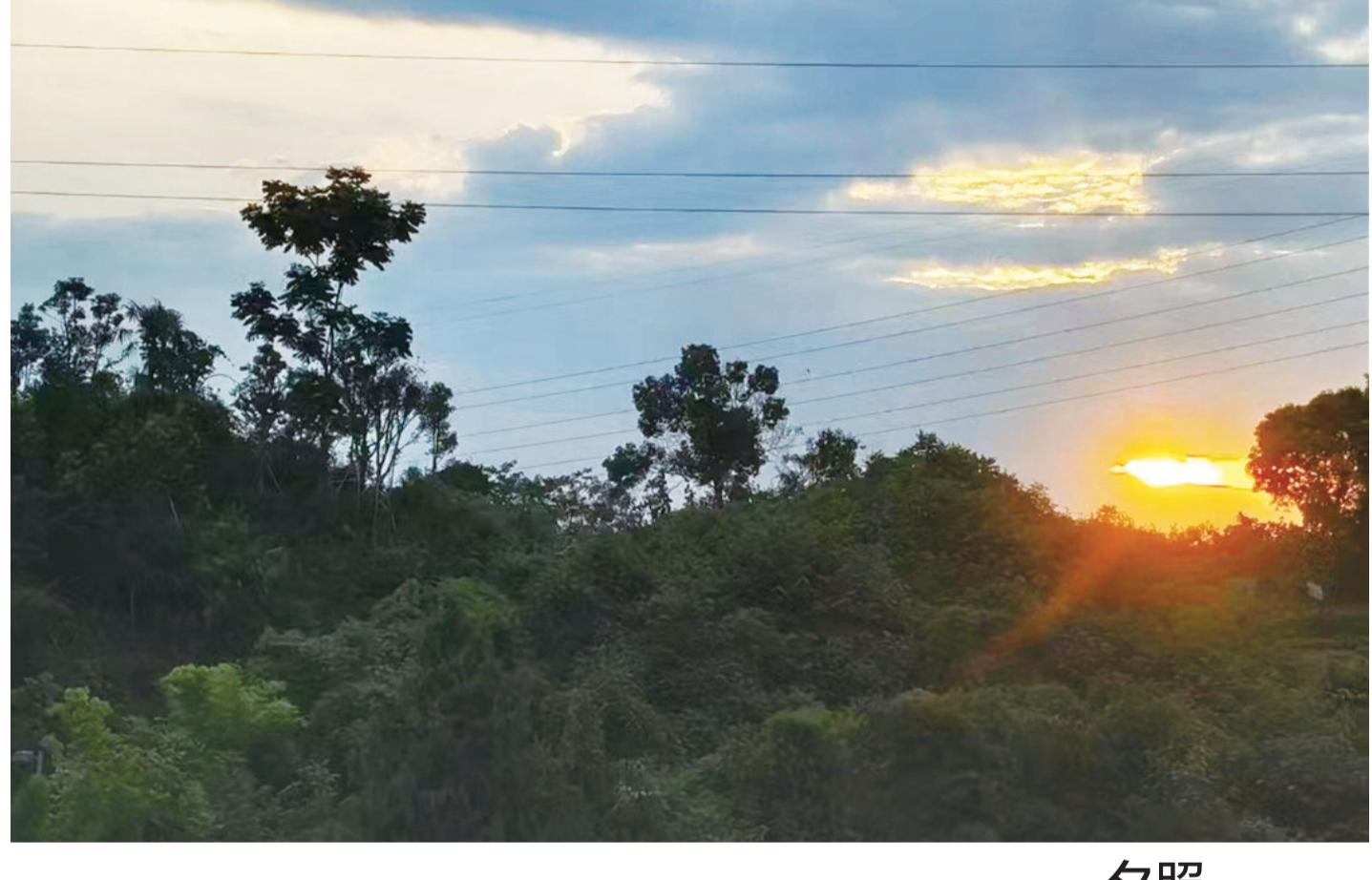
甚欢,而一周后返回南京的凌晨时分,毕飞宇则在金鹰大厦的高楼上等待我。又是一夜长谈,在宾馆内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半梦半醒的低语就像是在进行一次暴动前的密谋与策划。可以说,不坐飞机,我就没有机会一下子相遇到这么些个文学同道。

机场永远是春天。正像马尔克斯所言:“在一等候机大厅里,春天是如此真实,花瓶里插着水灵灵的玫瑰花,甚至连最普通的音乐听来也像作曲者希望的那么优美和恬静。”来到登机口,进入机场通道,走近舱门的那一刻,你内心沸腾的兴奋会到达极点,有人可能还会像伟人那样抽出点滴时间朝着世间沧桑回眸一笑,更多的人步伐匆匆,仿佛迫不及待要把自己喂入鳄鱼之口。飞机的马达已然轰鸣,机场保安和内勤人员是那么帅气精神,空姐们已经把永恒的微笑调谐到了最佳状态,保证你有宾至如归的体验。此时此刻,你把地面上的一切,芸芸众生,包括你的伴侣孩子,你牵挂的人或牵挂你的人,也包括你烦心的琐事,全部抛到了脑后。你想,你开始过另一种生活了。一种“人上人”的生活,尽管短暂,且不太真实,可梦境不就与此相类似吗。

一旦进了机舱,就不那么美妙了。过道拥挤纷乱,人们的谦让总是出于不得已。座椅局促逼仄,猛一抬头,你会发现,空姐们的微笑是如此职业而空洞。一张张笑久了的脸恍如一只只制作精良的喜剧化羊皮面具。当她摆动臀部,故作优雅地转身而去,那持续得

面对定律,最好的办法是云淡风轻,调整好你的姿势:等待。等待也成了火车站台最寻常的风景。

令她自己也快厌倦了的笑容也终于一闪而逝,回复正常表情,这才让我稍稍放松下来。而后呢,而后不待空姐示范,习惯于飞来飞去的老客们便熟练地拉出安全带,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顺手打开前座的靠背翻板,掏出一本卷角的航空杂志或一份本埠报纸,煞有介事地草草翻看起来,几乎有些旁若无人,但不久便百无聊赖地插回袋子。在飞机上是没有阅读一说的,没有人在飞机上读书,你不可能在高空上真正静下心来,环境也不允许。灯光很快黯淡下来,如果你执意要亮灯,空姐会静悄悄地走过来提醒你,以节约能源和不影响其他旅客的名义。那你还能干什么?舷窗那么小,可能你还不坐在窗前,那更无法俯瞰窗外的世界了。当然,偶然的一瞥,你会看到地面上的房子,如火柴盒般大小。这就是我们的房子吗,就是我们要倾其一生的家居吗。这一瞥,立即就让你高高在上的感觉荡然无存。所以这样的俯瞰,还是少些为好,也不至于让你陡生郁闷乃至绝望。那你只好盯着靠背上的视频了,它准确地显示出你所处的位置和高度以及到达终点的距离,却空幻如网络模拟游戏。更多的人戴上耳机或耳塞,还有眼罩和袜套,称得上全副武装,准备进入睡眠状态。他们真的睡着了吗。有人已经打起了呵欠,左顾右盼,那是在等待飞机上的快餐。干巴巴的盒饭。一根火腿肠。一块鸡腿或猪排。一只带奶油的小圆面包。一小袋榨菜。总是干巴巴的,味同嚼蜡。连饮料也是干巴巴的。不管你乘坐的哪家航空公司,供应的总是那么几样千篇一律的干巴巴的饮料,干巴巴的盒饭,要不怎么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呢”,飞机上也不例外。



夕照

黄晔摄

为青春点燃梦想

——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赏析

□木 火



四季乐韵

蓦然想起青春岁月里的夏天,想起了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无缘无故,或者只是季节的撩拨,一段遥远的记忆顿时鲜活了起来。哼一下乐章里壮阔的主题,心中莫名有了些激动,可比想起一首老歌要激动多了,也明白了那些古典音乐早已融入我的人生——那些主题镌刻在了心底。再去看一下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的视频,伯恩斯坦指挥,齐默尔曼钢琴,维也纳爱乐乐团,1990年录制。让我感动的是伯恩斯坦:满头的白发,面带着笑容,手舞足蹈的样子,高潮处甚至要蹦跳了起来,一定是深深深地沉浸了在了这音乐中,好可爱的老头!

“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多么理智,到了这神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

这就是贝多芬,让你感受到青春的彷徨与忧郁,感受到人生的奋起与辉煌,也让你明白了音乐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的途径和方式。

秘境界的边沿,便完全无法跨入……如果你爱好音乐,无论你怎样狡辩抵赖,你一定得相信冥冥中那个力量。”伯恩斯坦如是说。

所以,我内心的贝多芬,回旋的是第四钢琴协奏曲。

那一年夏天,休养在乡下老家,多雨的日子,我不喜欢闷坐在屋子里,常常在宽大的阳台上踱来踱去,屋内的录音机放着盒带音乐——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天空中乱云飞渡,乡野里雨雾迷茫。明亮的钢琴声从窗子里飘出,海潮般一浪接一浪地汹涌而来,激荡在潮湿的空气中,开阔了人生的视野,又如和煦的风一层层地吹开心中密布的云儿,照进绚烂的阳光;再听独奏钢琴和乐队的对答,如光明与黑暗激烈的抗争,沉重而又给人希望;最终,胜利的号角远远传来,钢琴激动地蹦跳了起来,王者凯旋,欢呼雀跃,逍遥的钢琴述说着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

原来,喜悦可以和悲戚一样的动人心魄。感谢音乐,感谢生活,刚接触贝多芬,就送给了我这首富有青春气息的钢琴协奏曲,让我在灰暗的日子里找回了信心和激情。

钢琴在乐曲的开头直奔主题,这是第四钢琴协奏曲的不同凡响之处。这个主题与第五交响曲的“命运敲门声”源于同一思想,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里酝酿出的主题。但在这里,这个主题却十分的抒情,温存中给人以思考和力量。随后,乐队引出优美如歌的第二主题,婉转中仿佛绽放出明亮的跃动的火花。

整个第一乐章没有复杂的结构,时而是轻缓温柔的诉说,时而是优雅亮丽的歌唱,让人沉醉在了天堂般的美丽中。特喜欢那清亮的钢琴声从厚实的音乐中飘逸而出,如一缕阳光穿透了云层,万丈霞光映照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又如雨后田野里飘荡的清新气

息,此起彼伏的绿浪里舒展着憧憬的情怀,如何不让人心醉?尤其是那华彩乐段钢琴深情款款的表白(近四分半钟),轻盈处,如颗颗珠玉滴落于心湖,漾起圈圈微小的涟漪,于寂静中悄悄地弥漫开来;激昂时,如淙淙山泉奔流而下,溅起朵朵绚烂之花,回响在鸟语花香的深林中。

钢琴和乐队的对话,真切地体现在了第二乐章。乐队奏出恐怖的断音主题,而钢琴独奏叹息般地应答着。李斯特曾把这对话解释为希腊神话中的奥耳菲斯用音乐驯服地狱里的魔鬼。一方严厉,一方温和,一方命令,一方祈求,这钢琴就像是机智勇敢的奥耳菲斯,越来越宽广有力,象征地狱之鬼的乐队音响越来越缓和了。

其实,年轻时的我,不爱听这个乐章,当然是为那恐怖的乐队声响,总是在忍受,希望这个乐章快点结束。却异常的深刻,或许心中还是一遍遍地感受了灵魂的对话,暴躁与温柔,阴郁与阳光……也于静默中一点点地蓄积力量。

齐奏的主题在低音区隐约可闻,在乐队的持续和弦中,钢琴留下数声意味深长的轻叹,音乐不间断地转入第三乐章,弦乐轻声奏出轻松活泼的主题,有如鼓舞人心的消息远远地传来,这就是第三乐章回旋曲的叠句。钢琴激动地蹦跳了起来,诉说着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乐队紧随着完全爆发了出来,有如一片热烈的喝彩声,与钢琴拥抱在了一起,恰似王者凯旋,欢呼雀跃。

平静下来的钢琴细细地梳理着内心的甘苦,满怀深情地回望来时的心路:为那一丝彩色的忧郁,摇头一笑;为那一面离去的背影,轻声一叹;为那一生不老的青春,驻足一秒……乐队的主题一次次呼啸而来,翻涌起内心喜悦的波浪,最终与钢琴一起冲向欢乐的高潮。

这就是贝多芬,让你感受到青春的彷徨与忧郁,感受到人生的奋起与辉煌,也让你明白了音乐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的途径和方式。

只要你拥有过青春,便拥有过辉煌,便能从贝多芬的音乐里获得一丝至真至纯的感动。



只要行走,总会有所遇见,哪怕是一条来来回回走过很多遍的寻常路。

槐树下的人家

□江 徐



坐看苍苔

四月的清早,我出门走走,就看到了那棵槐树,白色花串儿挂满枝头。这条路之前多次经过,有时经过也会在意到这棵树,一看便知有年代了。这次“看见”它,是因为我在慢慢行走。只要行走,总会有所遇见,哪怕是一条来来回回走过很多遍的寻常路。

树下,门前,老人摆着小摊儿,远远望着像是布料。我过了马路来到摊前,确实是一筐碎布料,有点像蓝印花布。“带一块回去,可以帮小官裁条裙子。”老太太说。我告诉她自己不会裁做衣裳。“这样一裁,一缝,就好了吗。”她边说边做动作,仿佛做一件小孩衣裳也就是三下五除二的事,跟叠纸飞机一般轻巧。见我犹疑,她从脚边塑料袋里掏出件小背心,“喏,现成的,要哇?”小巧,白蓝缕空花纹,几粒大红圆纽扣很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味道。我没小官,买了回去也不过是扔那儿,但这件小衣裳实在惹人喜爱的,很有可能还是老人家开门第一桩生意呢,遂问价。“八块,就两斤茄子的铜钿。”她笑答。她没手机,我没现金,我就去隔壁人家兑换。隔壁那位阿姨也上了年纪,一头银灰头发,取了个微信名字叫“雨天中的晴天”,品玩一番,心中又一悦。

付完钱,拿了衣服,我就站到檐下看槐树,寻找拍摄的最佳角度。人间四月天,槐花如雪,一对凤蝶围着高枝翩翩跹跹颤抖抖,欲分槐花香蜜一杯羹。

一位闲人踱了过来,看看我,看树,问我拍什么。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我就朝对面的槐树指指。他像不知道这是树似的,问道:“这是啥呀?”一时不知如何回

答,付完钱,拿了衣服,我就站到檐下看槐树,寻找拍摄的最佳角度。

人间四月天,槐花如雪,一对凤蝶围着高枝翩翩跹跹颤抖抖,欲分槐花香蜜一杯羹。

向她道明来意。她叹息道,没有啦,都被他们弄掉啦。前两天不知从哪来了两个人,带了竹竿来敲槐花,通通敲打了去。我问,这棵槐树不是你家的吗?她是呀,是我家的,那天我问他们要一点,还不愿意给。这样的人,这样

样的事,竟然也是有的。

我在院子里站了会儿,四月艳阳天,那棵上了年纪的幸存下来的槐树看起来郁郁葱葱。屋檐上有两棵瓦松,不知何时吹来的草籽,在这个角落静静生长,一岁一枯荣。

真识艺术者,只知道欣赏和尊敬艺术,不会为艺术简介所迷惑和左右。

简介为何不“简”

□杨 谒



兼得斋夜话

某高校校庆,向有书画专长的校友征稿,《征稿通知》中明确规定:被邀校友个人简介不超过100字。对72位参展校友提供的个人简介字数分段作一统计:18位65岁以上的校友,简介字数基本符合不超过100字要求的有9位,占比50%;18位56岁至64岁之间的基本符合要求的有4位,约占22%;48岁至55岁之间也是18位,基本符合要求的有6位,约占33%;48岁以下的18位,基本符合要求的有3位,约占17%。这是一组很有意思的数字,绝不是偶然。

校方的初衷很纯粹,规定简介不超过100字,100字如何分配?姓名,毕业年月,当年学何专业,现主要担任何职,再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自己的艺术成就,字数也就差不多了。由此推想,校方原打算是以作品来说话的,后来碍于情面,对“征”上来的简介,没有按“约”处理,而是“任其自然”,于是就出现了大面积违约,有多位校友简介长达数百字的现象,这种“参差之美”,“细心”的读者想必是不认可的。

曾经参加过一个大型美术活动,来宾中有位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家。开幕式上,主持人逐一报出嘉宾的名字,大多头衔很少,只有一个长达好几百字。又由于这位嘉宾要亮相两次,所以主持人把那超长的糖葫芦串一般的简介也念了两遍,据说这样做还是这位重要嘉宾特别要求的。艺坛从此又多了一则笑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艺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简历,堆砌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真假难辨的荣誉

几年前见某著名高校一博导的简介,其中写有参加一个XX学术成果展。那个展览我太熟悉了,因为我也参与了策划与组织,那是一个民间沙龙展,在某城市一商圈举行。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

对于缺少必要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来说,作者的艺术简介可以起到帮助他们估量作品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产生的误导作用,对于欣赏本身却没有丝毫帮助。头衔和荣誉,在“知情人”眼里也许不算什么,对于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人而言,则是托起作者美誉度的东风,为作者猎取名利、提升社会地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那些简略的简历,由于不能给普通观众提供更多的资讯,一般很难引起关注,当然也就不可能给作者本人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真识艺术者,只知道欣赏和尊敬艺术,不会为艺术简介所迷惑和左右。

百字以内的简介,列举一两种主要艺术成就,尚不失体面;超长的简介,洋洋洒洒数百上千字,无有巨细主次,甚或不惜虚夸和欺蒙,实质等同于自吹自擂。周星驰在搞笑的影视作品中台词动辄如滔滔江水滚滚不绝,那是“假里藏真”;许多人在简介中滔滔不绝,那是“真中有假”。

人活在世上,所需可以很少,但如果放纵欲望,那么贪壑可以很深,一旦跌落其中,很难再有爬上岸的机会。

少在简介上做文章,多在创作中下工夫。介绍自己时简单一些,再简单一些,这样才有可能有心思种好自己的“心田”,收获丰富一些再丰富一些的作品。

简历字数,此事甚小,其背后所体现的、隐含的“内容”却值得警惕。“征稿通知”也是一份契约,凡应征者,即视认同该契约。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文化人视契约为可有可无,更可怕的,是不守契约、无视契约者越年轻占比越高。